

金秋·新米

□杨庆珍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4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4年10月3日 星期四

感悟

生活是通往未来的列车

□吴文政

作为一名公安民警，平时里加班加点，早出晚归，每逢节假日值班巡逻，出差办案，应急处突，救灾难救……已成常态。

昨天下午，尽管已是夜里11时，值得开心的是已经算早，回家洗漱倒床酣睡，梦中醒来，睁开双眼看见飘窗上轻轻摇曳的文竹，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。躺在舒适的床上，眼光将家中所有能看见和感受到的每一个角落，统统满足而温和地审视一遍。家，真好啊！我的家不豪华，不宽敞，却很暖心！

带着对家的眷恋、对家的憧憬、对现状的满意，想着想着竟美美睡去……

自然醒来，依然不愿起床，索性整理和设计起自己即将开始的生活。

人生降世，好像就坐上了一列驶往未来的火车。车速很快，车厢拥挤，难免烦躁抱怨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这一趟“旅行”。因为生命之于我们来说都只有一次。为感受生活的韵味，我们唯有让自己平静，让自己浮躁的心慢下来，抓紧时间欣赏身边窗外美丽的风景，累了、倦了，可以打个盹，在睡梦中让自己在快速前行的时代“车厢”里慢慢地绽放！

假如有时间，我一定做到细嚼慢咽地吃早餐，每到中午，放松心情和朋友同事共进午餐，至于晚餐，我一定得要把它当成一天中的盛餐，哪怕我只是赚取微薄薪水的穷人。下班后，和家人或爱人一起买菜，一起洗菜做饭，然后在悠扬而浪漫的音乐中共享晚餐，或许只是两个蔬菜一碗汤，但这不妨碍我享受其中美好的过程。

假如有时间，我一定慢慢地品尝一杯茶、一杯咖啡或自己喜欢的饮料。例如，每天晚饭后，静静地泡一杯茶，那时，什么事都不想，只是静静地凝视茶叶在杯中打转荡起涟漪，这静思慢饮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心灵起舞的过程。我们的心灵需要时常起舞，以褪去和修复它的创伤和疲惫。

假如没有时间，我喜欢约上三五志趣相投的好友，在书房、咖啡厅、茶馆或钓鱼场漫无目的地闲聊。我们读书、谈文学、谈历史、谈工作、谈茶道，抑或谈家庭、甚至谈感情。从不事先约定主题，聚到一块边喝茶边打牌或边钓鱼边聊。这种慢聊，没有边际，没有功利。只是让心灵暂别名利，短暂地休假、放松。

假如没有时间，每天晚饭后，我必定要和家人或独自一人出去走走。有时逛书店，有时逛商场，只是享受这散步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可以梳理、反思一天的工作；计划明天的事情；构思要起草的文案等等。

假如没有时间，阅读是我一生最大的爱好。散步回来进入书房，就仿佛进入我一个人的天堂。在这个天堂里，我可以驾驭一个与白天完全不同的自己。白天的名利等似乎皆与我无关。我会随意抽出一本书，再泡一杯清茶，然后一边慢饮一边慢读。这种非功利读书，便是一种无欲无求，一种陶渊明式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情趣。我喜欢，确切地说是我享受其中。

如果有爱，就得慢慢爱。如果和一个人没有爱，就不要对她作出选择，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她负责。因为，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步入婚姻，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幸福，也套住了别人的幸福，这是两人共同编织的悲哀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匆匆吃一顿饭，匆匆喝一杯茶，匆匆走一段路，但绝不能匆匆爱一个人，更不能匆匆地走进一段婚姻。

过去已去，再不好，我也无法追回；唯有现在，我能充分把握——好好做一回自己！踏踏实实过好余生！正该如此！早应该如此！现在就开始，都来得及！



列车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饭是四川的民间智慧，属于急就章，因为吃筵饭不必另外做菜，泡菜坛里搽一些硬铮铮的豇豆、青红辣椒，就是下饭神器，吃罢喝一碗米汤，打个饱嗝，完美。

最记得的，还有新米锅巴。锅里剩些饭粒和洋芋颗，我妈操起锅铲，一通狠劲碾压，它们被压成薄薄一片，再利用灶膛里的余温，慢慢烘干，一面烤干后，迅速翻过身，待两面均烘烤得金黄酥脆，临起锅前，撒些许白砂糖，铲起，给孩子当饭后零嘴，甜咸适口，浓香焦脆。

篱笆上的扁豆，田埂上的南瓜，也是跟着新米一起成熟，可以摘来吃了。家中大人做了一天农活，身心俱疲，晚餐时再无心力炒菜做饭。于是燃起灶火，中午的剩饭略加热，再把扁豆撕去筋，择净，南瓜削皮去瓤，切滚刀块，烈火猛油断生，倒进米汤，煮成一锅清甜的糊菜。尤其吃到最后，留在碗底的稀溜溜的菜糊，南瓜块早已化为无形，扁豆米深深浸润于米汤之中，一气喝下，甜软糯糯。甚至溅落一滴菜糊到手上，也要舔舐干净。

童年的我们，就仰仗这些简单的饭食喂养长大，个个健康茁壮，也从没听说谁缺啥营养。

米饭，对南方人而言，始终是味蕾的乡愁。无论桌上菜肴怎样丰盛，结束之际，还是需要来一小碗米饭，软糯滋润，它就是压舱石，就是定海神针，让肠胃找到温暖、稳妥的感觉。可惜，不知何时起，身边胖者渐多，为了控制碳水，很多人离米饭越来越远。同事说，一袋5公斤的大米，她家居然半年没吃完，每次下厨做饭，其实并不做饭，无非炒几个菜，或者配点薯类杂粮，时间一长，都快忘

风物

瑟瑟

□林赶秋



瑟瑟珠

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李时珍对“宝石”做了这样的集解：“宝石，出西番、回鹘地方诸坑井内，云南、辽东亦有之。有红、绿、碧、紫数色：红者名刺子，碧者名靛子，翠者名马价珠，黄者名木难珠，紫者名蜡子。又有鸦鹑石、猫睛石、石榴子、红扁豆等名色，皆其类也。《山海经》言：‘骊山多玉，淩水出焉，西注于海，中多采石。’采石即宝石也，碧者唐人谓之瑟瑟，红者宋人谓之赫鞞，今通呼为宝石，以镶首饰、器物，大者如指头，小者如豆粒，皆碾成珠状。张勃《吴录》云：‘越雋、云南河中出碧珠，须臾而取之，有缥碧、绿碧。’此即碧色宝石也。”稍后，同为明人的张燮《东西洋考》，方以智《通雅》等皆沿用了李时珍的说法。

其实，唐人不仅称那些天然的碧色宝石为瑟瑟，亦呼人造的“碧珠”（绿色玻璃珠）乃至“杂色小珠”（彩色玻璃珠）为瑟瑟。

杜甫《石笋行》诗云：“君不见益州城西，陌上石笋双高蹲。古来相传是海眼，苍蝓蚀尽波涛痕。雨多往往得瑟瑟，此事恍惚难明论。”拿散文来表述，即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所谓：“蜀石笋街，夏中大雨，往往得杂色小珠。俗谓地当海眼，莫知其故。僧惠疑曰：‘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，桓温恶其大侈，焚之，合在。今拾得小珠，时有孔者，得非是乎？’瑟瑟，就是这些杂色小珠，也就是唐人卢求《成都记》“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，雨过必有小珠，或青黄如栗者，亦有细孔，可以贯丝”之小珠。四川教授李诚《古蜀神话传说试论》一书以此“小珠”为“小石珠”，错矣；又云“无疑这小石珠即为石笋所生”，则错上加错。

把若干小珠用丝线贯穿起来，能做成精致而神奇的“瑟瑟幕”。唐人苏鹞《杜阳杂编》载：“又有瑟瑟幕……其幕色如瑟瑟，阔三丈，长一百尺，轻明薄透，无以比之。向空张之，则疏朗之纹如蛟龙之贯真珠，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漏，云以蛟人瑞香膏傅之故也……称得之鬼谷国。蛟人瑞香膏大约就是“人鱼膏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、人鱼的油脂，将其涂抹在瑟瑟幕表面，可以防止雨水渗透。

南宋时，陆游入蜀，对诗圣觉得“恍惚难明论”的故事却深信不疑。他在《老学庵笔

上笋壳锅盖，很快便有米香溢出。眼瞅着锅里开始冒泥鳅眼了，噗噗噗，随即汹涌滚开了，这就意味着可以沥米了。仿佛一种仪式，每家的第一顿新米饭，必定舀出几碗米汤，全家品尝新秋的滋味。浅绿色的米汤，闪着碧玉的光泽，我妈说，这是米油，多喝点，养人。新米汤入嘴甘滑，一股清香直入肺腑。遇到满头大汗跑回家孩子，端起一碗温热的米汤，咕噜咕噜猛灌下去，解渴止饿。

沥出的米饭，是半生不熟的，等待第二次加工，或蒸，或筵。所谓蒸，就是甑子饭，蒸饭时可以在上面蒸嫩蛋，下面煮蔬菜，饭菜同熟，节约时间和柴火。我更喜欢吃筵饭，这是四川农家传统的饭菜合一的做法，也是很多小孩踩着小板凳最先学会的一种烹饪方法。筵，其实本应写作“鞞”，最早出处见于西汉扬雄《轱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：“凡有汁而干，谓之鞞。”另据民国版《新繁县志》方言俗礼篇：“今饭不蒸而煎熟者曰鞞。”但因“鞞”字繁琐，四川人一般简称为“筵”，我觉得也有道理，因为“鞞”饭需要沥米，沥米需要竹制的笊箕，竹字头的这个“筵”字，自然可以从乐器引申为食器了。《孔雀东南飞》里有“十五弹箜篌”，川西农村孩子，则是“十岁学筵饭”。

话说新米筵洋芋，先将新挖的秋洋芋洗净，刮皮、切丁，这边铁锅烧热，倒入菜籽油，青烟四起，洋芋倒进锅中，迅速翻炒，加一点盐，再倾入米饭，用竹篾在饭菜堆上插一些小孔，作通气之用。然后小火烘干，勿使锅底焦糊。在柴火的哗刺中，饭菜慢慢捂熟。揭开锅盖，新米新洋芋的复合香味扑鼻而来，粒粒米饭油润闪亮，入嘴滋味丰富。筵

饭的零头，付钱找零就很花时间，长长的队伍半天移动不了几步。

那阵刚从特殊年代里走出来的人们，物质生活贫瘠匮乏，精神生活更是单调苍白。说到读书，文学书籍少得可怜，无非是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，李心田的《闪闪的红星》，黎汝清的《海岛女民兵》，克非的《春潮急》等有限的几本，外国文学作品一律见不到踪影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统统被打入冷宫。看到报上的消息，人们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和激动。

因为读过《变色龙》和《万卡》这两篇小说，喜欢上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，“五一”节一大早，我急匆匆拿起馒头边啃边往春熙路走，一心要去买那套上下两册的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。

历史上，春熙路就是成都的“王府井”，街上有名的“亨得利”钟表店、“胡开文”文具店、成都工艺美术商店、精益眼镜店、百货商店、古籍书店、耀华餐厅等，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店。即便在那个根本谈不上商业气息的年代，曾被改名“反帝路”的春熙路，也丝毫没有动摇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。尤其到了星期天，摩肩接踵的人流纷至沓来，热闹非常，到春熙路逛街购物绝对是不二的选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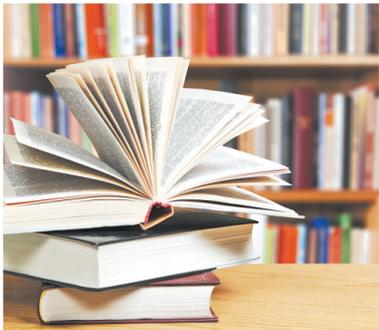
刚到春熙路口，远远看见路两边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了，唯独街道中段的新华书店还是店门紧闭，门前却已是黑压压一片，买书的队伍排了二三百米长，人流有增无减，队列越拉越长。

排队购物是那个年代里的常态，队列中有些人头一天晚上，或者半夜时分就到书店门前排队了。思想和情感被禁锢得太久，人们太需要一个宣泄释放的空间。大家紧靠着书店门前几扇不大的玻璃橱窗，自觉站成了两列纵队，耐心等待书店开门。

为了搞清楚前面的情况，我先跑到队伍最前头，见这里用粗绳围成了一个圈，几名手臂上套着红袖标的工作人员在指挥排队，维持秩序。透过他们身后虚掩的大门，一群身穿工作服的工人，正把牛皮纸包着的成包成捆的图书从大卡车上卸下来，不大的院子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。

书店大门上方，端正正贴着一张饱蘸浓墨写就的“售书目录”，整整齐齐写满一长串书名，有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高老头》《幻灭》，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，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《九三年》，狄更斯的《艰难时世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以及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古文观止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郭小川诗选》……看到这些仰慕已久的书名，感觉自己就是走进了四十大盗山洞的阿里巴巴，激动得不得了。

售书的过程可不简单。那时没有微信扫码，没有支付宝，一律现金付款。书的定价都有角角分



难忘春熙路上那一缕书香

□赵平

悦读

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排班站队的经历，至今我还记得四十多年前，在春熙路上的那一次辛苦而难忘的排队购书。

1978年4月底，《成都日报》刊发消息，一批重新印刷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，将于“五一”劳动节在春熙路新华书店公开发行。

那时刚从特殊年代里走出来的人们，物质生活贫瘠匮乏，精神生活更是单调苍白。说到读书，文学书籍少得可怜，无非是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，李心田的《闪闪的红星》，黎汝清的《海岛女民兵》，克非的《春潮急》等有限的几本，外国文学作品一律见不到踪影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统统被打入冷宫。看到报上的消息，人们难以抑制内心的狂喜和激动。

因为读过《变色龙》和《万卡》这两篇小说，喜欢上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，“五一”节一大早，我急匆匆拿起馒头边啃边往春熙路走，一心要去买那套上下两册的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。

历史上，春熙路就是成都的“王府井”，街上有名的“亨得利”钟表店、“胡开文”文具店、成都工艺美术商店、精益眼镜店、百货商店、古籍书店、耀华餐厅等，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店。即便在那个根本谈不上商业气息的年代，曾被改名“反帝路”的春熙路，也丝毫没有动摇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。尤其到了星期天，摩肩接踵的人流纷至沓来，热闹非常，到春熙路逛街购物绝对是不二的选择。

刚到春熙路口，远远看见路两边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了，唯独街道中段的新华书店还是店门紧闭，门前却已是黑压压一片，买书的队伍排了二三百米长，人流有增无减，队列越拉越长。

排队购物是那个年代里的常态，队列中有些人头一天晚上，或者半夜时分就到书店门前排队了。思想和情感被禁锢得太久，人们太需要一个宣泄释放的空间。大家紧靠着书店门前几扇不大的玻璃橱窗，自觉站成了两列纵队，耐心等待书店开门。

为了搞清楚前面的情况，我先跑到队伍最前头，见这里用粗绳围成了一个圈，几名手臂上套着红袖标的工作人员在指挥排队，维持秩序。透过他们身后虚掩的大门，一群身穿工作服的工人，正把牛皮纸包着的成包成捆的图书从大卡车上卸下来，不大的院子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。

书店大门上方，端正正贴着一张饱蘸浓墨写就的“售书目录”，整整齐齐写满一长串书名，有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高老头》《幻灭》，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，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《九三年》，狄更斯的《艰难时世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以及《契诃夫小说选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古文观止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郭小川诗选》……看到这些仰慕已久的书名，感觉自己就是走进了四十大盗山洞的阿里巴巴，激动得不得了。

售书的过程可不简单。那时没有微信扫码，没有支付宝，一律现金付款。书的定价都有角角分